



贫农下中农革命风格赞

身在农村
胸怀祖国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·貧农下中农革命风格贊·

身 在 农 村 胸 怀 祖 国

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

1965年·沈阳

編 者 的 話

为了发扬贫农下中农革命风格，在我省贫农下中农代表会议期间，我们编辑了这套《贫农下中农革命风格赞》丛书。

贫农下中农，是党在农村中长期依靠的阶级力量。他们是农村总人口、总劳动力中的大多数，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。他们在旧社会，受的压迫最重，剥削最深。因此，他们最想革命，最愿跟着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走。贫农下中农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坚强支柱，是社会主义道路、集体经济的最坚决的拥护者。毛主席早就说过：“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。”“贫农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。”还说：“没有贫农，便没有革命，若否认他们，便是否认革命，若打击他们，便是打击革命。”毛主席的这一英明论断，就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在农村贯彻阶级路线的指导思想。

事实正是这样。在每一个革命历史时期，在历次革命运动中，贫农下中农，总是同工人阶级一起，站在斗争的最前列，为伟大的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我省广大贫农下中农，在党的长期教育下，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，涌现出许多象佟金凤、杨宝珍、湯福仁夫妇、崔景明、张河、王连生等，这样一些具有共产主义觉悟和崇高的革命风格的人物。他们的先进事迹，充分说明：在农村，贫农下中农既是打江山的急先锋，也是保江山的顶梁柱。这是党在农村贯彻阶级路线的结果，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。

这些先进人物的共同特点是：热爱党、热爱毛主席；他们读毛主席的书，听毛主席的话，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；他们不忘昔日苦，永念今日甜；他们热爱集体事业，大公无私，舍己为人，勇于坚持原则，维护集体利益，积极参加集体劳动；他们身在农村胸怀祖国；在阶级斗争中，立场坚定，爱憎分明；在生产斗争中，意气风发，干劲冲天；在科学实验中，大胆革新，敢想敢干。他们是贫农下中农中的旗帜，是我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学习榜样。

最后希望广大读者，特别是贫农下中农读者同志们，多提出意见，帮助我们把这一套书出好。

一九六五年九月

目 录

佟金凤.....	殷 参	李彦阁 (1)
孙妈妈.....	刘凤翥	李彦阁 (12)
真金烈火.....	晓 辉	郭 俊 (25)
——记汤福仁夫妇维护集体财产的事迹		
白发红心.....		馬成駿 (33)
——记七十岁贫农烈属任凤魁模范事迹		
绿树成荫人未老.....		史国玉 (40)



佟金凤

殷 参 李彦阁

磊子山有一位五十四岁的老大娘，她的姓名叫佟金凤。她一直以“傻老太太”、“缺心眼的人”闻名全村。今年春天，村里学习解放军的时候，才开始认识佟金凤是何等样人。

这事还得从头说起。佟金凤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。姊弟五人，她排行老三。从九岁起，她给人家放牛放猪。那时，一般人家的闺女到十三四岁该裹脚了，她连鞋都穿不上，赤着脚上山，一直放到十七岁。她十九岁那年的九月，和贫农王业东结婚。过门时，她一下“轿”（用大车搭上彩棚的“轿车”），邻里就议论开了。有的说，“看，新媳妇好大的个头！”有的说，“两只大脚倒应人。”结婚不到半月，人们不说她地下活计样样拿得起放得下，只议论她炕上活计不应人，说她纳鞋底针脚排不成行，给她公公做褂子上不上袖子，等等，“王业东娶了个傻媳妇”的名声传开了。

王业东哥三个，他是老三。他是个老实人，“铁匠打石匠，实打实凿”。十七岁上，他就给地主扛大活。佟金凤过门后，跟她丈夫一起下地，种地拔草，样样活计都少不了她。夫妻俩一年忙到头，还闹个紧巴紧，一家大小六口，吃不上穿不上。

穷和病往往是双胞胎，生来两个在一起。穷日子难过，有了病，日子就更难过了。

解放前，王业东得了痔疮。他躺在炕上动弹不了，足足病了两年多。一家人生活的重担，全部落在佟金凤身上。她要拉扯四个孩子，又要照看病人，还要挑水拾柴，推磨做饭，到种地镪地时节，还得跟人家换工。家里家外全靠她一人。她头也顾不得梳，脸也顾不得洗，天不亮就得起早出去拾柴，赶紧做饭，好去干活。病人呢，无钱治，缺粮吃，瘦得简直不象个人样。

这时，村里人议论开了：

有的说，王业东瘦得吓煞人，蒙上纸都哭得过了。

有的说，王业东那个傻老婆，守着那个快死的人，怎么不知害怕呢？

有的说，你看这个傻老婆，守着那个病人，这寻方，那求医，还不是死马当活马“扎固”！

佟金凤听了这些闲话，却从来没有三心二意。

她说：“俺不靠他还靠谁呢？他是苦命人，俺也是苦命人，俺俩是一根蔓上的一对苦瓜。不靠他，眼前还有什么亲人呢？”佟金凤的一个兄弟给地主扛活，得病没钱治，年轻的二十几岁就死了。她的老母亲想儿子，活生生地熬躁死了。剩下一个老父亲，伪满时做劳工，有病未等断气，叫小日本子给活活烧死了。跟前还有什么亲人呢？只有从小结发的老当家的，她豁出命来也要把他扶养好！她说，“俺身体好，把老当家的扶养好，管它穷富，有他在就象一家人家。他不在，俺要讨饭怕是摸不着大门。”

天已破晓，穷人翻身的日子来到了。王业东的病刚将养好，转过年就解放了。共产党来领导穷人分了房子分了地。一九四九年，乡亲们选王业东当干部。今天王业东是复县老虎屯公社磊子山生产大队的大队长。

解放，对佟金凤来说，意味着这样一个变化：改变了昔日的奴隶地位，成为新社会的主人。佟金凤意识到这个道理，她全力支持她的丈夫当干部，为穷哥们办事。当时，她对她丈夫说：“多亏共产党、毛主席来领导，给俺们穷人的大权，俺们要好好执掌起来。党叫你去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。家里事不用你挂心，推碾子，拉磨，挑水，种菜，样样由俺！”

王业东说：“我当干部，你可得多受累啦！”

佟金凤说：“行，受点累，俺也心甘情愿。”

从此往后，佟金凤不但做好家里活，凡是党和政府号召的事，她总是走在头里。用她的话说，俺们家人当干部在群众前头站着，俺们干部家属所作所为也要对得起党，对得起毛主席，不能给党丢脸，不能给在外当干部的打脸。

每逢欢送参军的人入伍的时候，村里总是有个举动：参军的人骑马披红，胸前戴上大红花；村干部领着秧歌队，吹吹打打，鼓乐喧天地把新兵送到区上。这时，亲属故友们，排成队，送到村口。这种场合，都少不下佟金凤。她跑前跑后，为参军的戴光荣花，牵着马送一程又一程的。她的那种热乎劲，就没法说了。

正当其时，却听到一些冷言冷语：

“看，不够佟金凤张罗的！会不会是她肚子没疼过？送人家孩子去参军，有本事送自己的！”

一瓢冷水浇在热心肠上。她气得痛哭一场。她暗暗恨自己，要不是一连气生了三个闺女，也能送去两个参加解放军，也好堵堵人们的嘴！

当时，佟金凤有一个八岁的男孩，她盼望孩子长大好去当兵。可是这个孩子在解放前得了难治的脾病，解放不到一年就死了。她心疼得什么似的，哭呀，喊呀，一连几天不吃东西也不知道饿，想儿子差

不多想疯了。

一连几年，她老是懊悔：要是共产党早来二年，我那孩子也许不能得下这种病，就算是得上也能治好。后来，她才转过那个劲，她说，完全是王业臣的刚强劲给了她最深刻的教育。

王业臣是王业东的二哥。他的大儿子永顺一九四七年参军走后，头一年书信不断。一九四八年秋后，一连气半年多音讯皆无，有人传讯来说，永顺已经牺牲了。这事，谁也不敢告诉王业臣。一九四九年六月间，接到上级发来烈属证明书，政府还拨来两千斤高粱的抚恤粮。王业臣懂得儿子为谁打仗，懂得儿子为人民流血牺牲的意义，他一点也没散心，照样领互助组干活。上级发给他的粮食，除了给永顺做“影葬”用去一些，其余都借给穷哥们吃了。

佟金凤看到二伯的那股刚强劲，别说哭呀喊呀，连个眼泪也没掉，心里万分佩服。她说：“人家儿子二十多岁牺牲了都不流泪，我那个七八岁孩子死了又哭又喊，多不应该！”打这以后，她再不哭着喊着想儿子了。

佟金凤在山上平川干的活，样样受到人们的称赞。件件拿得起，从不惜力气，总是顶上一个头等的劳动力。磊子山的人们坚持治山九年，男女社员苦干实干，佟金凤更是争着做到别人的头里，垒坝堰，修

梯田，样样活都干得好，她被誉为治山能手。村里人，有喜欢她的，有不喜欢她的，但是对她的劳动的评价，一直没有说二话的。

佟金凤是个急性人。她看事不对，张口就说。有的人干活不出活，她就催着紧紧手。有的人干活毛草，收庄稼丢穗拉穗的，她就说：“这哪象干活的样！苞米穗子都拉到地里了。”看见有的人往家拿嫩苞米，她就说：“集体的东西，咱们不能随便往家拿。”诸如此类，曾使不少人对她不高兴。有人议论说：“这老太太嘴黑。值不值得的事，她就爱吵吵一顿。”有的人就当面顶撞她：“傻老太太，谁有你积极！你能干你就干好了。”有的说：“小组长还没发话，你又吵吵开了。你算哪一份？”佟金凤也说不出多少道理，反正心里有话不能不说，既批评了，听不听由你，没有工夫再争再辩，她就只顾埋头干活去了。如果这忽儿正是拔草，她拔到地头也不休息，回过头来给拔得最慢的人接头。

她为了不耽误参加集体生产，每天鸡叫三遍就起身做饭，天不亮就吃完饭，还把午间的饭带着做出来。缝连补绽，浆浆洗洗等家务活，全是利用晚上休息时间。去年年底，家家户户都磨米撒糕，做豆腐，妇女组长向她说：“老奶奶，你也休息两天吧，把过节的吃喝办置办置。”她说：“我不休息。过节的吃

喝全办置好了。”人们到她家看了才相信，又是利用晚间做的。她在队里，每年都做两三千分工，十二年如一日。她家的自留地侍弄得好，也是村里数得上的，全是佟金凤在参加集体生产以外利用空余时间干的。

常言道，人穷志不穷。佟金凤正有这样的穷志气，她从来不动公家一草一木，时时处处维护集体的利益。一队长说，有过这样一件事：一九五八年，队里起花生的时候，有不少妇女一边拔花生，一边吃。有的还装些带回去给孩子吃。佟金凤一个粒也不吃，一个劲劝大家不要往家拿。别人不听她的，她就把带花生的人名记下来，告诉队长。队长召开了女社员的会，批评了占集体便宜的现象，号召把私拿回去的花生送回来。这一回，生产队足足收回两麻袋花生。

每逢秋收，佟金凤下地干活总是特意在衣襟上钉一个大布兜，看到有落地的粮食就随手拣起来，装到布兜里；收工回来，一天拣多拣少，也不论是否有人看见，无不如数扔进集体的粮堆里。哪怕是几十个苞米粒，她也要掏个干净。有人问她，为什么这样认真，她说：“俺是干部家属，俺们是贫雇农，事事都图个身净心净。带集体的苞米来家，哪管是几十个粒，就不能做到心净，就对不起党，对不起毛主席

了。俺们穷人，无论干什么，到什么时候，都不能忘记是共产党、毛主席把俺们从苦海里拉拔出来的。谁要是忘了这个，那就是忘本。”

一九六一年夏天，牲口缺料又缺草，牛瘦得趟地都发生困难。佟金凤每次出去拔草，即使劳动后十分疲劳，临往回走，总是要背一背饲草。别人劝她少背些，她硬是不肯，每次都背两大捆，足有三四十斤。等把草背到饲养场，她已经累得汗流浹背，脸如水洗似的，感动得老饲养员王永清说：“我说老婶子，你就是老不舍心、少不舍力地傻干。看把你累成这个样子！”她回答说：“只要能把牲口喂饱，好把地侍弄上，到秋多打些粮食卖给国家，就是再累一点，俺也心甘情愿。”

在佟金凤心里，解放军是最亲的人。她多么盼望为自己最亲的人出点力气啊！

一九六三年春天，佟金凤看了电影《上甘岭》。她看到战士们为了消灭敌人，在战场上没有水喝，口干得嘴唇起大泡。只有两个苹果，给谁吃，谁也不肯吃。她想，解放军该有多么艰苦啊！我们在后方多享福，饿了就吃，渴了就喝，吃什么有什么。从她看过这部片子，心里老是放不下，决定喂口肥猪卖给国家，给解放军吃。这几年，她曾卖给国家三口肥猪，这回要喂口最肥的。

一九六三年五月节前，佟金凤喂肥了一口二百多斤的大肥猪。她费尽心血，口攢肚挪，勤喂勤添，把过年做豆腐的豆子也节省下来喂它，又特意种些青菜来喂它，打算在五月节把猪卖给国家。这口猪肥得出奇，简直象气吹似的，十人看了九人馋。有人几次劝佟金凤，把这口肥猪杀了吧，在当地卖上个好价钱，大伙还能吃点好肥肉。她百般不依，她说：“我这猪是给解放军喂的。我要卖给国家。”

一天，供销社来收猪。正赶佟金凤在山上干活，王业东遵照她的嘱咐，把猪赶去。还没过秤呢，有一个人看见这肥猪眼红了，想用自己家一口准备过节杀的瘦克郎来换。他自己不好意思开口，让别人给说合，反正是一口顶一口。王业东正忙着别的事儿，心想这样换也不占人家的便宜，他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。就这样，把肥猪赶到那个人家，以瘦猪来“顶钢”，卖给了国家。

佟金凤晚上收工回来，知道这件事，坚持要把猪赶回来。她丈夫王业东不同意，说：“话已经说出口，又怎能收回来？猪已经换出去，又怎样赶回来？”她坚决要把自己的肥猪送给解放军，不甘心让人半道上打了“截营”。她数念着自己为喂肥这口猪付出多少心血，要王业东去把猪赶回来。王业东不肯办，佟金凤就自己到换猪人家去赶猪。这一下卷了王业东的

面子，他窝了一肚子火，弄得老两口大吵一場。

佟金凤一气之下，跑到老虎屯公社去告状：一告王业东把她养的肥猪换了出去；二告那个换猪的贪图国家便宜，用瘦猪顶换肥猪。她坚持要把肥猪卖给国家。公社秘书出面接待，听说告的是大队长王业东，就没有管，让她回去找大队干部给办。就这样，佟金凤的心愿未曾实现。从公社回来，气得她坐在家门口大哭一場。

村里却有人对她的行径不以为然，说佟金凤真是個傻老太太，再分有点心眼，哪能去告她老当家的？再说，换出去了，她也不吃亏呀！如此等等。

这件事，在一次会上，王业东对佟金凤有过适当的评语。他说：“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。她在一些问题上，表现比我进步，比如卖猪的问题。我就没有她看得远，稀里糊涂就换了出去。”

在这篇短文里，只能讲述佟金凤的二三事。现在用一段对话，来做一个结束。

有一回，有个年轻社员对她说：“老奶奶，你今年五十多了。看看谁家这么大岁数的老太太还上山干活呢？你在家养个鸡呀鸭呀，再把园子侍弄好就行了。你老当家的在外边当干部，你就在家呗，何必这样干呢？”

佟金凤回答说：“你们年轻，没受过俺那些苦。

俺是共产党和毛主席从苦海里拉拔出来的。俺不断这口气，俺是不能告老的。能走动，爬得动，俺就得干。”

不用我们再说些什么，读者自会明白：佟金凤，这个对旧社会仇大苦深的贫农，她在今天的新农村里，是个热爱社会主义国家、焕发着贫下中农的革命热情的有代表性的人物。她的形象是一个高大的社会主义卫士的形象。她具有一种可贵的革命风格，这种风格是非常值得赞扬的。

一九六四年五月



孙 媽 媽

刘凤翥 李彦閣

連送六子把兵当，
有泪擦在枪杆上；
貧門妇女多俊杰，
教子参军美名揚。

孙妈妈，是锦西县暖池塘公社八道河子大队第三生产队的贫农社员。她原名叫杨宝珍，今年六十一岁。因她年老心红，把自己的六个儿子交给了解放军，所以人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孙妈妈。

絕路逢亲人 亲人解放军

孙妈妈的前半生是从苦水里熬出来的。从小就跟爹娘忍饥挨餓，吃不饱，穿不暖。她十四岁那年就被爹娘聘了婆家。婆家也是祖辈四代给地主做长工。她丈夫孙风宇熬干了血汗，还是掙不上吃穿，逼得走投无路，只得领着一家人背井离乡，两次去逃荒要饭。一次到黑龙江木兰县，第二次又逃到昌图县落了户。一九四六年一月，听人说：“八路军把我们解放了。”果然，第二天，打孙妈妈家门口过了不少大部队。一